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

话说匡超人那晚吃了酒，回来寓处睡下。次日清晨，文瀚楼店主人走上楼来，坐下道：“先生，而今有一件事相商。”匡超人问是何事。主人道：“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，要刻一部考卷卖，要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，又要批的好，又要批的快。合共三百多篇文章，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来？我如今扣着日子，好发与山东、河南客人带去卖，若出的迟，山东、河南客人起了身，就误了一觉睡。这书刻出来，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号天二评：就可站封面了。还多寡有几两选金和几十本样书送与先生。不知先生可赶的来？”匡超人道：“大约是几多日子批出来方不误事？”主人道：“须是半个月内有的出来，觉得日子宽些；不然，就是二十天也罢了。”匡超人心里算计，半个月料想还做的来，当面应承了黄评：并不知如何选法，但计日子应承。主人随即搬了许多的考卷文章上楼来，午间又备了四样菜，请先生坐坐[[1]](#footnote-1)，说：“发样的时候再请一回，出书的时候又请一回。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饭，初二、十六，跟着店里吃‘牙祭肉’；茶水、灯油，都是店里供给。”匡超人大喜齐评：有小儿得饼之乐。当晚点起灯来替他不住手的批，就批出五十篇天二评：其粗浮可知。听听那樵楼[[2]](#footnote-2)上，才交四鼓黄评：神速，批语可想。匡超人喜道：“像这样那里要半个月！”吹灯睡下，次早起来又批。一日搭半夜，总批得七八十篇。

到第四日，正在楼上批文章，忽听得楼下叫一声道：“匡先生在家么？”匡超人道：“是那一位？”忙走下楼来，见是景兰江，手里拿着一个斗方卷着，见了作揖道：“候迟有罪。”匡超人把他让上楼去。他把斗方放开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这就是前日宴集限‘楼’字韵的。同人已经写起斗方来；赵雪兄看见，因未得与，不胜怅怅，因照韵也做了一首。我们要让他写在前面齐评：不敢僭序也。天二评：五体投地。黄评：“写在前面”，总不脱“高踞诗坛”四字。只得又各人写了一回，所以今日才得送来请教。”匡超人见题上写着“暮春旗亭小集，同限‘楼’字”；每人一首诗，后面排着四个名字是：“赵洁雪斋手稿”，“景本蕙兰江手稿”，“支锷剑峰手稿”，“浦玉方墨卿手稿”。看见纸张白亮，图书鲜红黄评：八字所以赞斗方，而诗不与焉。真觉可爱，就拿来贴在楼上壁间，然后坐下。匡超人道：“那日多扰大醉，回来晚了。”景兰江道：“这几日不曾出门？”匡超人道：“因主人家托着选几篇文章，要替他赶出来发刻，所以有失问候。”景兰江道：“这选文章的事也好。今日我同你去会一个人。”匡超人道：“是那一位？”景兰江道：“你不要管，快换了衣服，我同你去便知。”

当下换了衣服，锁了楼门，同下来走到街上。匡超人道：“如今往那里去？”景兰江道：“是我们这里做过冢宰[[3]](#footnote-3)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。他今朝小生日，同人都在那里聚会，我也要去祝寿，故来拉了你去。到那里可以会得好些人黄评：“好些人”者，名士地狱之鬼也。方才斗方上几位都在那里。”匡超人道：“我还不曾拜过胡三先生，可要带个帖子去？”景兰江道：“这是要的。”一同走到香蜡店，买了个帖子，在柜台上借笔写：“眷晚生匡迥拜”。写完，笼着[[4]](#footnote-4)又走。景兰江走着告诉匡超人道：“这位胡三先生虽然好客，却是个胆小不过的人。先年冢宰公去世之后，他关着门总不敢见一个人，动不动就被人骗一头[[5]](#footnote-5)，说也没处说；落后这几年，全亏结交了我们黄评：结交你们，势乎？利乎？。相与起来，替他帮门户，才热闹起来，没有人敢欺他。齐评：这是诗人作用。天二评：斗方名士威风。匡超人道：“他一个冢宰公子，怎的有人敢欺？”景兰江道：“冢宰么？是过去的事了！他眼下又没人在朝，自己不过是个诸生。俗语说得好：‘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。天二评：然则君辈名士都是活老鼠。黄评：好比方。那个理他？而今人情是势利的！倒是我这雪斋先生诗名大齐评：好亲热称呼。府、司、院、道，现任的官员，那一个不来拜他黄评：依然归重赵雪斋。人只看见他大门口，今日是一把黄伞[[6]](#footnote-6)的轿子来，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，那蓝伞的官不算，就不由的不怕齐评：原来诗名是要人怕。天二评：景兰江所仰望而终身者在此。所以近来人看见他的轿子不过三日两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，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势力。就是三公子那门首住房子的，房钱也给得爽利些。胡三公子也还知感。黄评：笑倒，可知冢宰公子并不及一赵爷，尊之至此。

正说得热闹，街上又遇着两个方巾阔服的人，景兰江迎着道：“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寿去的？却还要约那位，向那头走？”那两人道：“就是来约长兄。既遇着，一同行罢。”因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景兰江指着那两人向匡超人道：“这位是金东崖先生，这位是严致中先生。天二评：严大先生忽然出见。黄评：二人此处急见。指着匡超人向二位道：“这是匡超人先生。”四人齐作了一个揖，一齐同走。走到一个极大的门楼，知道是冢宰第了，把帖子交与看门的。看门的说：“请在厅上坐。”匡超人举眼看见中间御书匾额“中朝柱石”四个字，两边楠木椅子。四人坐下。

少顷，胡三公子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酱色缎直裰，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约有四十多岁光景。三公子着实谦光，当下同诸位作了揖。诸位祝寿，三公子断不敢当，又谢了诸位，奉坐黄评：以冢宰公子，乐与一班酸鬼相与者，酸啬之气味相近耳。金东崖首座，严致中二座，匡超人三座，景兰江是本地人，同三公子坐在主位。金东崖向三公子谢了前日的扰。三公子向严致中道：“一向驾在京师，几时到的？”严致中道：“前日才到。一向在都门敝亲家国子司业周老先生家做居停齐评：亲家居然认定。凡事在於自己立志，无不可成也。因与通政范公日日相聚。今通政公告假省墓，约弟同行黄评：大老官久违了，却仍是谎精。顺便返舍走走。天二评：依然是如此口气。据赵雪斋言．通政公告假省墓则已数日，犹逗留在此耶？。胡三公子道：“通政公寓在那里？”严贡生道：“通政公在船上，不曾进城，不过三四日即行。弟因前日进城，会见雪兄，说道三哥今日寿日，所以来奉祝，叙叙阔怀。”三公子道：“匡先生几时到省？贵处那里？寓在何处？”景兰江代答道，“贵处乐清，到省也不久，是和小弟一船来的。现今寓在文瀚楼，选历科考卷。”三公子道：“久仰久仰。”说着，家人捧茶上来吃了。三公子立起身来让诸位到书房里坐。四位走进书房，见上面席间先坐着两个人，方巾白须，大模大样，见四位进来，慢慢立起身黄评：也是梅三相身分。严贡生认得，便上前道：“卫先生、随先生都在这里，我们公揖。”当下作过了揖，请诸位坐。那卫先生、随先生也不谦让，仍旧上席坐了。家人来禀三公子又有客到，三公子出去了。

这里坐下，景兰江请教二位先生贵乡。严贡生代答道：“此位是建德卫体善先生，乃建德乡榜；此位是石门随岑庵先生，是老明经[[7]](#footnote-7)。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选家，选的文章，衣被海内[[8]](#footnote-8)的。”景兰江着实打躬黄评：打躬而曰“着实”，心悦诚服之至。道其仰慕之意。那两个先生也不问诸人的姓名齐评：大有无佛处称尊之意。随岑庵却认得金东崖，是那年出贡进京，到监时相会的。因和他攀话道：“东翁，在京一别，又是数年，因甚回府来走走？想是年满授职？也该荣选了。”金东崖道：“不是。近来部里来投充的人也甚杂，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，降了宁王天二评：王惠久寂寞．於此一现。后来朝里又拿问了刘太监黄评：带挽前文，刘瑾是陪笔。常到部里搜剔卷案；我怕在那里久惹是非黄评：必是惹了是非出来的。所以就告假出了京来。天二评：上二事与部办何干？明明支饰．另有站不住的案件也。说着，捧出面来吃了。吃过，那卫先生、随先生闲坐着，谈起文来。卫先生道：“近来的选事益发坏了！”随先生道：“正是。前科我两人该选一部，振作一番。”卫先生估着眼[[9]](#footnote-9)道：“前科没有文章！齐评：声口大极。匡超人忍不住，上前问道：“请教先生，前科墨卷，到处都有刻本的，怎的没有文章？”卫先生道：“此位长兄尊姓？天二评：适从何来，蘧集於此？黄评：此时方问姓，其凌傲之态如在目前。景兰江道：“这是乐清匡先生。”卫先生道：“所以说没有文章者，是没有文章的法则。”匡超人道：“文章既是中了，就是有法则了。难道中式之外，又另有个法则？”卫先生道：“长兄，你原来不知。文章是代圣贤立言，有个一定的规矩，比不得那些杂览，可以随手乱做个黄评：“杂览”究竞是何物，可以“随手乱做”？。所以一篇文章，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，并看出国运的盛衰。洪、永有洪、永的法则，成、弘有成、弘的法则，都是一脉流传，有个元灯[[10]](#footnote-10)。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来，也有合法的，也有侥幸的，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，这篇就是传文了。若是这一科无可入选，只叫做没有文章！”随先生道：“长兄，所以我们不怕不中，只是中了出来，这三篇文章要见得人不丑；不然，只算做侥幸，一生抱愧。齐评：只怕你就要抱愧也轮不着。天二评：谁教你做来见不得人。黄评：恐怕中了愈要抱愧，又为何不作不抱愧之文，仍是老明经？。又问卫先生道：“近来那马静选的《三科程墨》，可曾看见？”卫先生道：“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！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，终日讲的是些杂学。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黄评：冤哉！。于文章的理法，他全然不知天二评：所言适与马二先生相反。此为蘧公孙所累。一味乱闹，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！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，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。齐评：妒心大作。黄评：马二先生―个批语要做三更半夜，却“涂掉了读”，罪过罪过。说着，胡三公子同了支剑峰、浦墨卿进来，摆桌子，同吃了饭。一直到晚，不得上席，要等着赵雪斋。等到一更天，赵先生抬着一乘轿子，又两个轿夫跟着，前后打着四枝火把，飞跑了来黄评：写时医便是时医身分。下了轿，同众人作揖，道及：“得罪，有累诸位先生久候。”胡府又来了许多亲戚、本家，将两席改作三席天二评：酸风已露。黄评：两席改三席，酸啬可笑，一班酸鬼何故吃他。大家围着坐了。席散，各自归家。

匡超人到寓所还批了些文章才睡。屈指六日之内，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。就把在胡家听的这一席话敷衍起来，做了个序文在上天二评：匡二此时却藐视马二先生了。黄评：聪明敏捷，不愧选家。又还偷着功夫去拜了同席吃酒的这几位朋友。选本已成，书店里拿去看了，回来说道：“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，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，催着还要发怒，不想先生批的恁快！我拿给人看，说又快又细齐评：庸耳俗目不过如此。黄评：又快又细，而不说好。这是极好的了！先生住着，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，生意多哩！”因封出二两选金，送来说道：“刻完的时候，还送先生五十个样书。”又备了酒在楼上吃。吃着，外边一个小厮送将一个传单[[11]](#footnote-11)来。匡超人接着开看，是一张松江笺，折做一个全帖的样式，上写道：

谨择本月十五日，西湖宴集，分韵赋诗。每位各出杖头资[[12]](#footnote-12)二星[[13]](#footnote-13)天二评：酸风扑人。今将在会诸位先生台衔开列于后：卫体善先生、随岑庵先生、赵雪斋先生、严致中先生、浦墨卿先生、支剑峰先生、匡超人先生、胡密之先生、景兰江先生，共九位。

下写“同人公具”。又一行写道：“尊分约齐，送至御书堂胡三老爷收。”匡超人看见各位名下都画了“知”字，他也画了，随即将选金内秤了二钱银子，连传单交与那小使拿去了。到晚无事，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须要做诗，我若不会，不好看相，便在书店里拿了一本《诗法入门》，点起灯来看。他是绝顶的聪明，看了一夜，早已会了。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，拿起笔来就做，做了出来，觉得比壁上贴的还好些天二评：真正反观诸名士之恶劣。黄评：真是绝顶聪明，而诸人之诗可想。当日又看，要已精而益求其精。

到十五日早上，打选衣帽，正要出门，早见景兰江同支剑峰来约。三人同出了清波门，只见诸位都坐在一只小船上候。上船一看，赵雪斋还不曾到，内中却不见严贡生，因问胡三公子道：“严先生怎的不见？”三公子道：“他因范通政昨日要开船，他把分子送来天二评：毕竟严老大大方。是怕要作诗出丑。已经回广东去了。黄评：了却严贡生。当下一上了船，在西湖里摇着。浦墨卿问三公子道：“严大先生我听见他家为立嗣有甚么家难官事，所以到处乱跑，而今不知怎样了？”三公子道：“我昨日问他的，那事已经平复，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，将家私三七分开，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过日子。这个倒也罢了。天二评：虚结前案。黄评：只就闲谈，借了前案。

一刻到了花港。众人都倚着胡公子天二评：还是名士倚着公子。走上去借花园吃酒。胡三公子走去借，那里竟关着门不肯；胡三公子发了急，那人也不理黄评：堂堂公子借不动一个花园，何以对一班酸鬼。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里问，那人道：“胡三爷是出名的悭吝！他一年有几席酒照顾我？我奉承他！况且他去年借了这里摆了两席酒，一个钱也没有！去的时候，他也不叫人扫扫，还说煮饭的米剩下两升，叫小厮背了回去天二评：至此胡三公子才出骨。黄评：活画出悭吝人行为。这样大老官乡绅，我不奉承他！”一席话，说的没法，众人只得一齐走到于公祠一个和尚家坐着。和尚烹出茶来。

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，三公子便拉了景兰江出去买东西。匡超人道：“我也跟去顽顽。”当下走到街上，先到一个鸭子店。三公子恐怕鸭子不肥，拔下耳挖来戳戳脯子上肉厚，方才叫景兰江讲价钱买了黄评：悭吝人写得如画。因人多，多买了几斤肉，又买了两只鸡，一尾鱼，和些蔬菜，叫跟的小厮先拿了去。还要买些肉馒头，中上当点心。于是走进一个馒头店，看了三十个馒头；那馒头三个钱一个，三公子只给他两个钱一个，就同那馒头店里吵起来黄评：更象更象。景兰江在傍劝闹。劝了一回，不买馒头了，买了些索面[[14]](#footnote-14)去下了吃天二评：名士风流，如是如是。就是景兰江拿着。又去买了些笋干、盐蛋、熟栗子、瓜子之类，以为下酒之物。匡超人也帮着拿些黄评：两人出钱做蔑片。来到庙里，交与和尚收拾。支剑峰道：“三老爷，你何不叫个厨役伺候？为甚么自己忙？”三公子吐舌道：“厨役就费了！齐评：可见上次两席酒、一本戏真是罕事，乃是发财心切之故，此时还懊悔不迭。黄评：既如此，何必不做雅人，且分金亦不多，依旧要你包元。又秤了一块银，叫小厮去买米。

忙到下午，赵雪斋轿子才到了，下轿就叫取箱来。轿夫把箱子捧到，他开箱取出一个药封[[15]](#footnote-15)来，二钱四分黄评：到底是第一个名士，多出了四分银子。递与三公子收了。厨下酒菜已齐天二评：席面干净。捧上来众位吃了。吃过饭，拿上酒来。赵雪斋道：“吾辈今日雅集，不可无诗。天二评：雅集只是醋多些。当下拈阄分韵，赵先生拈的是“四支”，卫先生拈的是“八齐”，浦先生拈的是“一东”，胡先生拈的是“二冬”，景先生拈的是“十四寒”，随先生拈的是“五微”，匡先生拈的是“十五删”，支先生拈的是“三江”：分韵已定，又吃了几杯酒，各散进城。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，把剩下来的骨头骨脑和些果子装在里面，果然又问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几升，也装起来，—天二评：此人只宜洪憨仙来骗银子。可惜不成。送了和尚五分银子的香资，——押家人挑着，也进城去。

匡超人与支剑峰、浦墨卿、景兰江同路。四人高兴，一路说笑，勾留顽耍，进城迟了，已经昏黑。景兰江道：“天已黑了，我们快些走！”支剑峰已是大醉，口发狂言道：“何妨！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天二评：西湖晦气。况且李太白穿着宫锦袍，夜里还走，何况才晚？放心走！谁敢来！”正在手舞足蹈高兴天二评：乐不可极。忽然前面一对高灯，又是一对提灯[[16]](#footnote-16)，上面写的字是“盐捕分府”[[17]](#footnote-17)。那分府坐在轿里，一眼看见，认得是支锷，叫人采[[18]](#footnote-18)过他来，问道：“支锷！你是本分府盐务里的巡商[[19]](#footnote-19)天二评：偏偏分府记性好。怎么黑夜吃得大醉，在街上胡闹？”支剑峰醉了，把脚不稳，前跌后撞，口里还说：“李太白宫锦夜行。”那分府看见他戴了方巾，说道：“衙门巡商，从来没有生、监充当的，你怎么戴这个帽子！左右的！挝去了！一条链子锁起来！黄评：分府杀风景，名士何可锁耶？。浦墨卿走上去帮了几句。分府怒道：“你既是生员，如何黑夜酗酒？带着送在儒学去！”景兰江见不是事，悄悄在黑影里把匡超人拉了一把黄评：老名士见识到底与人不同。往小巷内，两人溜了。转到下处，打开了门，上楼去睡。次日出去访访，两人也不曾大受累，依旧把分韵的诗都做了来。

匡超人也做了。及看那卫先生、随先生的诗，“且夫”、“尝谓”都写在内黄评：一笔骂尽名士。其馀也就是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。拿自己的诗比比，也不见得不如他黄评：不写诸人之诗如何不通，只从匡超人看出，且曾表明匡超人聪明，故自觉诸人诗不如他。众人把这诗写在一个纸上，共写了七八张。匡超人也贴在壁上。又过了半个多月，书店考卷刻成，请先生，那晚吃得大醉。次早睡在床上，只听下面喊道：“匡先生，有客来拜。”只因会着这个人，有分教：婚姻就处，知为夙世之因；名誉隆时，不比时流之辈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坐坐——请客的人谦称没有什么吃的，就说“坐坐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樵楼——“樵”，疑应作“谯”。古代城门上望远的高楼叫做“谯楼”，后来鼓角、更点也在楼上吹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冢宰——吏部尚书。吏部居六部的首位，主官身分相当于周朝的冢宰，这样称呼，带有敬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笼着——袖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一头——一下，一次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黄伞——与下文“蓝伞”统称“马伞”，是在职官员仪仗的一种。自知府以上的官用黄伞，自知州、知县以下的官用蓝伞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明经——贡生的别称。唐朝科举里的“明经”，地位相当于明、清时的进士，明、清人用来尊称贡生，是抬高它地位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衣被海内——“衣”，衣服。“被”，庇覆。“衣被海内”就是庇荫海内，让许多人都得到好处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估着眼——鼓着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元灯——八股文家，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抡元，可以凭他的文章预决，能抡元的人所写的文章，必具有一种足以承先启后的规范。“元灯”，指这种规范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传单——将通知事件写在一张纸上供多人传阅的单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杖头资——晋人阮修出游时，常携一杖，杖头上挂着一百个钱，预备吃酒用，后人就把买酒的钱叫做“杖头资”。这里指的是聚餐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星——秤杆上的记数点。古代用银子的时候，习惯称一钱银子做“一星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索面——挂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药封——就是诊金。习惯多装在红封袋里致送，表示敬意，称为“药封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提灯——一种糊纱刷胶制成的可提可折藏的大灯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盐捕分府——就是知府下面专理盐务的同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采——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巡商——从前浙江盐务上的一种职名。在行盐各地分区巡缉私盐，最初由商人兼充，故称“巡商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